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三十八回 龍虎聚禪州結義 風雲會山舍求賢

詩曰： 綠樹繁陰夏正長，瓶荷香徹送清涼。
 蜩飛蝶舞關人思，燕語蟬鳴動故鄉。
 赤日誓盟神鬼質，皇天眷顧意情長。
 安閑且向山林樂，願賦維繫詩一章。

話說柴榮自遇了趙匡胤鄭恩，安慰了平日眷戀之心，把他二人接到禪州，送入花園居住，一心祇要他成名顯達，輔佐王家，以踐昔日盟結之言。因而相約二人，先去朝見了國母，好待他駕前保舉，賜爵受封。這是柴榮待友之誠，不同庸流之處。

當時兄弟三人，轎馬同進了帥府，到了大堂，各自下馬出轎。柴榮先進去稟明了柴氏娘娘，然後把匡胤鄭恩引至後堂，立於簾外。弟兄二人朝上跪倒，口稱：「娘娘，微臣趙匡胤鄭恩朝見，願娘娘千歲。」拜罷，俯首而立。原來鄭恩不知禮數，多是匡胤教他，所以也不失規儀。那柴娘娘在臥榻之上往簾外細看，見那匡胤人物非凡，生成貴人相貌，鄭恩虎背熊腰，甚是凶惡，一般的凜凜威風。心中大喜，想這紅黑二人，真是兩條擎天之柱，架海之梁，若與姪兒為友，甚是相稱。開言問道：「賢姪，這鄭趙二人果是你的朋友麼？」柴榮答道：「是臣兒生死之交，情面休戚，貧富相關的。」柴娘娘道：「這也難得，賢姪可請他外面款待，俟我病愈，一同朝京，我當駕前保舉，決不負於汝等也。」

柴榮等三人謝恩退出，來至殿前。纔要排宴，祇見把門軍官進來報道：「今有東京來了三位官人，擅闖轅門，說是千歲爺的故交，現在外面相待。」柴榮道：「既是孤的朋友，可請來相見。」門官往外說了相請，便領著進來，到了二門，柴榮留心細看，不是別人，卻原來是張光遠羅彥威，後邊一人卻不認得。須臾三人到堂上來，柴榮慌忙迎接，彼此見禮已畢，各依次序而坐。茶罷，柴榮先問：「此位兄長是誰？」當有匡胤答道：「此是舍弟匡義。」柴榮道：「原來二弟的令弟，可喜可喜。今日蒙三位賢弟到此，愚兄不曾遠接，多多得罪。」光遠道：「自從新君即位，聞知兄長封了王，小弟等不勝欣幸，正要到府奉拜，不期大駕又出都城，細細打聽，方知兄長奉旨往禪州迎接國母，故此小弟等星夜前來拜候。」張光遠正與柴榮說話，匡胤暗暗相招，把匡義叫過一邊，附耳問道：「父母在堂，俱各安否，嫂嫂在家可也不失規儀？愚兄惹下滔天之禍，以致棄親遠遊，誠為不孝。今日賢弟到來，莫非父母有些不安麼？」匡義把手一搖，輕輕說道：「兄長不必憂心，父母在家，俱各安泰。嫂嫂恪守貞節，婦道勤修。奈因母親思念長兄，淚不能乾，幸而新君御極，敕下普天大赦，諒兄長前罪已在不問，母親方始心安，以此叫小弟沿路訪尋。不想在此相遇，誠大幸也。」匡胤聽說，方纔歡喜，重復坐下，各自談心。正是：

鶯聲報遠同芳信，柳色邀歡似故人。

當下柴榮見這各家兄弟多是濟濟彬彬，心中大喜，叫聲：「眾位賢弟，愚兄有一言相告，望眾位靜聽。」眾兄弟道：「大哥有何金玉，弟等願聞。」柴榮道：「吾等今當國運鼎新，正是世際昌明之會，又遇眾位賢弟人材棧樸，都懷奇特之資，愚兄得附驥尾，此誠大幸也。在眾位賢弟，雖曾聯盟結義，但其間先後不同，彼此心情尚恐不能相孚。愚兄意欲重新敘義，拜告天地，效桃園之心術，學廉藺之懿行，不問死生，共圖患難，方為有合於大義。不知眾位賢弟意下如何？」匡胤等一齊答道：「兄長所言，正合大義，弟等焉有不從？」柴榮大喜，即命手下人整備祭禮，擺設堂上。點起了香燭，祭祀虛空。命典禮官朗誦祭文，昭告天地。弟兄等各各下拜，都說了海誓山盟。然後對面又行了禮。拜罷，定了次序，乃是柴榮居長，匡胤第二，鄭恩第三，張光遠第四，羅彥威第五，匡義第六。此正是龍虎禪州大結義也。有詩為證：

龍虎聯情結大盟，郊天祭地告神明。

一心願學桃園義，留待他年輔弼勤。

拜盟已畢，帥府堂上擺下筵席，弟兄依次而坐，共飲醇醪，說不盡山珍海味，寫不盡玉液瓊漿。酒至數巡，肴上幾品，匡胤離坐擎杯，叫聲：「兄長，小弟有一事奉稟，願祈允納，祇為老母在家，盼望心切，意欲暫別回家，探望一遭，即當共候台駕。不知仁兄可容否？」柴榮道：「令堂在家，諒亦無恙。賢弟且免愁懷，等待數天，姑母病愈，便要起輿，那時弟兄同進京城，豈不為美？」匡胤見柴榮不允其請，猶恐再言卻了高情，祇得依從，仍復坐下飲酒。是日猜拳行令，各盡其歡，直至天晚，方纔散別。

自此以後，柴榮在帥府住下，日侍姑娘。匡胤等眾兄弟盡在花園內安住，每日一應食用等物，都是柴榮供給。一日，眾弟兄用過了早飯，匡胤道：「列位賢弟，俺們閑居在此，好生困倦，趁今無事，何不往郊外打獵一番？一則散心遣興，把弓馬嫻習，二則得些野獸回來，也好下酒。眾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一齊答應道：「二哥說得有理，我們左右閑在這裏，大家同去走走甚好。」匡胤分付給各人備下了馬匹，有弓箭的帶了弓箭，無弓箭的祇帶隨用器械。弟兄五人，各自上馬，帶領手下人等，出了禪州東門，往北而走。眾人打獵高興，因也忘了熱氣熏蒸。約走了二十多里，來到大清河下梢的曠野去處，擺開圍場，各執兵器。等了多時，並不見獸跡。原來這日光似火，曬得草木皆焦，那些毛蟲都也怕熱，祇揀陰處藏匿過了，這空蕩蕩地如何得有隻影？當時空空的時候，將有兩個時辰，再不見有野獸出來行動。

眾人心下甚是懊惱，欲往別處搜尋，以滿其欲。正要散圍，祇聽得呼的一聲風響，見那邊跳出一個東西來，打從圍前跑過，但見：

渾身如雪練，遍體粉相同。

兩耳常舒後，單唇脂點紅。

髭鬚猶玉線，縱跳似追風。

潛身藏草內，縮首臥沙中。

鄭恩先已看見，叫道：「二哥，這驢球人的莫不是兔兒麼？」眾人見了，都說道：「果然好一隻白兔，生得可愛，我們快些拿住他。」說罷，弟兄五人一齊拍馬去追。不想那隻白兔甚是作怪，他見有人來追，把腰祇一伸，連躡帶縱，竟望正北飛跑將去。匡胤等眾人俱在後面如星飛電走的一般追趕，再也趕他不上。看官，這兔不是人間凡兔，乃是二十八宿內的房日神兔，祇為引誘匡胤去會一位安邦定國之臣，故此下來走這一遭。正是：

暗裏神明來挽合，人間君相際風雲。

當下匡胤見追趕不上，心中大怒，喝叫一聲：「毛團，任你跑往那裏去，吾務要拿住，方纔罷圍！」遂把馬用力加上幾鞭。這馬乃是宋金輝的赤兔龍駒，頭上有角，腹下有鱗，日行千里，登山涉水，如履平地一般。當時被匡胤打了幾鞭，性劣起來，縱蹄飛跳，一時間將後面的馬落下有數箭之遙。匡胤見仍追不上，一時性起，取出弓箭，搭上弦，對了兔，祇一箭射去，正中白兔後胯。那兔祇當不知，帶了箭飛奔，比前更跑得快了。匡胤益怒道：「好毛團！怎敢把我箭反拐了去？」如飛的趕下去，不覺的趕過了三十餘里。眼見前面一座村莊，忽地裏又起一陣旋風，那白兔竟望莊裏跑了進去。匡胤見了，將馬一夾，也趕進了村莊。舉眼往四下裏一看，那裏見有白兔？祇覺得花香撲鼻，鳥語留人。又看那莊，背山面水，竹木成林，果然是聚氣藏風之脈，鍾靈毓秀之基。匡胤正在觀看，耳邊忽聞操琴之聲，按馬細聽，聲在門內，但覺裊裊如縷，戛然動聽。正是：

音調五音和六律，韻分清濁與高低。

匡胤聽了一回，暗自思想：「這彈琴的，必定是個高人隱士，樂志山林。俺須會他一會，看他的品行何如。」正想間，又聽得後面馬蹄聲響，回頭看時，乃是眾人跟尋而來，當時到了莊前，鄭恩便叫：「二哥，這白兔兒你拿住了不曾？快與樂子拿回去，安

排起來，好與你下酒，眾人也得嘗嘗滋味兒。」匡胤把手一搖，眾人來至眼前，聽得裏面琴聲清朗，也便都不言語，一齊停馬而聽。

鄭恩不識琴聲，上前問道：「二哥，那個驢球人的在那裏彈弦子？」匡胤道：「你莫要胡猜，這不是弦子，是個瑤琴。」鄭恩道：「甚麼叫做瑤琴？樂子卻不省得。」匡胤道：「這瑤琴乃是昔年帝堯所製，內分宮商角徵羽，按清濁定高低，隨那人心彈出聲響。比如賢弟生性粗魯，彈起琴來，聲音中也就粗魯了。剛暴的人，聲亦剛暴。柔弱的人，聲亦柔弱。又如心高志大之人，其聲便清揚動聽。愚兄聽他琴聲來得清揚，知他氣宇不凡，定是英賢之士，所以在此細聽滋味。」正說話間，祇聽得裏面住了琴聲，復在那裏作歌，歌道：

天下荒荒黎庶苦，祇因未出真命主。
這幾年來亂復生，江山又屬周家坐。
匡胤聽罷，叫道：「列位賢弟，聽他口氣不凡，豈不是個高士麼？」忽又聽得裏面鼓掌大笑，復又歌道：
十年窗下習孔孟，磨穿鐵硯工夫純。
青燈伴我夜眠遲，黃卷怡人廣學問。
章句吟哦集大成，珠璣滿腹隱經綸。
自知待價非干祿，不見旌旄下聘征。

匡胤聽他口氣越大，知其必非常人，欲要進去會他，一瞻丰采。便與眾兄弟說知，各自欣然下馬，輕叩莊門。那裏面的賢士正在吟歌自得之間，忽聽門外馬嘶，料是有人相探。及聞叩門聲響，便喚童兒出去，看是何人。童兒開了莊門，往外一看，見那眾人都是富貴裝扮，一個個英氣嚴嚴，即便向前問道：「眾位從那裏來的，到此有何貴幹？」匡胤道：「童兒，俺們東京人氏，特來相訪賢士的，煩你通報。」那童兒不敢怠慢，即忙跑至書房，報知其故。那賢士聽說貴客相訪，遂即整頓衣巾，出來迎接。果見莊門外五個人，都是將材打扮，氣概不凡，後面還有許多人跟著。那匡胤預先留心，見這賢士出來，將他一看，見他頭戴方巾，身穿儒服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朗星，果是出類的高人，心下暗暗喝采。祇見那賢士走出門來，將手一拱，說道：「不知貴客降臨村野，愚生不能遠接，多多簡慢，請到草堂獻茶。」匡胤道：「特誠相訪，有擾尊齋。」說罷，一齊進了莊門，都至書房中，各人敘禮坐下。

匡胤細看，書齋寂靜，茅屋幽閑，真與那凡人俗士大不相同。怎見得隱居好處？有《虞美人》一闕以志之：

金爐名冊臨機處，正是幽人住。閑將操縵寫真材，便道有時丹鳳也飛來。
隔窗塵土憑他起，樂志耽書籍。偶然歌嘯作長吟，從此一齋趣味遍芳芬。

當下各人坐下，童子獻茶已畢，匡胤問道：「先生貴姓芳名，望乞指示。」那賢士欠身答道：「小生姓趙名普，此間人氏，因見世情荒亂，不樂仕進，隱居村僻之間，耕讀自娛。乃蒙台駕枉顧，何幸如之！敢問眾位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匡胤道：「在下姓趙名匡胤，家住汴梁，乃指揮趙弘殷之子也。」又將各人姓名一一說了。那趙普聽罷，暗暗吃驚。細看匡胤帝相堂堂，匡義君容隱隱，鄭恩等三人都是威容非俗，英傑良材。訝然想起前情，暗道：「苗光義先生真神仙也，他說今日午時有君臣五人到來相訪，道吾有宰相之分，吾尚未信，不想果應其言，分毫不差。這是萬民有福，天降真龍濟世，大約不過十數年間而已。」原來趙普隱居在此，數日前卻遇著苗光義，算他命相，說日後當為兩朝宰相，富貴非凡，因又說在今日午時正，當有真命天子降臨宅第。故此趙普撫琴自樂，不想都應驗了。

當時匡胤開言說道：「適纔愚弟兄在外竊聽琴聲清妙，一定是先生抱道不售，形容長嘯麼？」趙普道：「村野狂愚，一時失口，何足動公子之聽乎？」匡胤道：「不然。先生抱濟世之才，歌中已見其大略，奈因當寧不知，致使賢能隱跡山林，不能顯用。禪州柴殿下，係是趙某生死之交，某當引薦，願先生不惜珠璣，出山拯世。」趙普道：「雖承公子謬揚，但恐小生章句之徒，無實用之學，不能致君澤民，深有負於大德也。」匡胤道：「先生休得太謙，趙某瞻仰已久，沉柴殿下求賢若渴，遍處搜羅，值此君正臣良之際，正先生致功民物之時也，望先生不棄，就此同行。」

趙普乃是佐輔星下界，奉玉旨臨凡，保助宋家兩朝天下，趙匡胤弟兄都是龍華會上之人，自然情投意合，一說便依。當時趙普見匡胤言詞誠懇，祇得依允。但說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暫屈各位貴體，在舍草榻一宵，明日同行便了。」說罷，分付家童將各位馬匹安頓草料。又叫安排酒肴，就在書房中擺下。六人傳杯遞盞，論古談今。趙普口若懸河，隨問隨答。匡胤滿心歡喜，自恨相見之晚。趙普又把跟隨之人，都與了酒飯，叫他在莊上草房裏住宿。當下匡胤與趙普談論之間，祇有鄭恩不懂義理，說道：「二哥，要呷酒就呷酒，不呷就去睡了罷，有這許多嘍咕，樂子那裏聽得，要去睡哩。」匡胤道：「既賢弟要睡，先生把這殘席收了罷。」弟兄就在書房安歇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次日起來，趙普即命排飯。用畢，又往書箱中取出一個柬帖，遞與匡胤道：「這是十數日前，有位苗光義先生到舍，與小生推命，臨行之時，留下這個柬帖，叫送與公子的，他說在東京等候。」匡胤接來看時，見面上寫著一個封字。用手拆開，上面寫著不多幾字道：「趙普有王佐之才，不可錯過，公子異日為君，必當大用！至囑至囑。」匡胤看了，暗自埋怨：「這苗光義雖然陰陽有準，不該到處賣風，對人亂說，倘被當今知道，如何了得？」連忙揣入懷中。鄭恩見了，便問道：「二哥，那口靈的苗先生給你這書子，叫你做甚？」匡胤道：「他說周主登基，頒了赦詔，叫我速速回家省親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祇猜是甚麼的新聞，原來是這個意兒，兀誰沒有曉得，要他送這書兒。」正說話間，童兒又送出香茗，各人取來用過，便要起身。趙普即時分付家小，安頓已畢，祇是沒有坐騎，卻得鄭恩情願步行，把這馬讓與趙普騎坐。大家一齊出門，各上雕鞍，帶了手下人等，離卻村莊，按轡徐行，望禪州而來。

到了帥府，各下征騎。匡胤先人見了柴榮，將打獵趕免，遇見趙普事情說知。又道：「現今同在外面，似這等高人，兄長務必甄拔，必有可觀。」柴榮聽罷，分付：「快請賢士相見。」趙普即便至內，參見柴榮。柴榮見他人物俊彥，心中亦喜，是日即拜為王府參軍，祇待進京朝見過了，方好薦其大用。那眾兄弟也都進來相見已了。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柴榮在帥堂上大排筵席，請眾兄弟並趙普會飲，真的水陸俱陳，賓朋歡暢。天交正午，祇見門官慌慌忙忙跑上堂來，報稱禍事。不爭因這禍事，有分教——霹遭淹沒之苦，釀成夢寐之災。正是：

眼前赤子應遭劫，民上儲君用隱憂。

畢竟報的甚麼禍事，且看下回便見。